

# 從馮友蘭「自我批判」

## 看大陸學人的處境

汪學文

在當前大陸上的「批孔運動」中，毛共一方面強調要「把批孔和批林結合起來」，指「批孔是批林的一個組成部份」；另一方面則強調「批判孔子是當前意識形態領域內一項重大的戰鬥任務」，供認：孔子的思想就像歐美的基督教那樣，在大陸的文化、教育、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的各個部門，以及家庭、社會的一切領域，都留存着它的影響；甚至就在當前開展對孔子思想批判的時候，「還有人認為，孔子的教育思想應當肯定」。因此，毛共鬥爭的矛頭，又同時指向大陸知識份子，特別是老教授和老學人，強迫他們把自己對孔子思想的態度，進行檢討和交待。而僑北大教授馮友蘭就是首先推出的「樣板」。他已陸續作了幾次「自我批判」。

毛共在「文革」以前，對於孔子的評價並無定論，亦未展開大規模的批孔運動，祇是在學術界進行討論，因而馮友蘭當時得以提出比較不同的意見和主張。大陸學人對於孔子的思想核心，原有三種主張：有的主張是「仁」，有的主張是「禮」，有的主張是「中庸」。經過討論後，比較一致地認為是「仁」。關鋒、林聿時、劉節、金兆梓、楊榮國、蔡尚思、以及馮友蘭等人的文章，都是這樣主張的。但是，對「仁」的內容和作用的了解，却有很大的分歧：

1. 楊榮國認為，孔子的「仁」的內涵，包攝了孝、悌、忠、恕、禮、智、勇、恭、寬、信、敏、惠；而以孝悌為仁之本。

2. 蔡尚思認為，「仁」的基礎和先務是「孝」，執仁的準繩和目標是「禮」，孔子主要是禮學。「仁」的限度是「中庸」，「仁」的實際方法是「

「忠恕」。這些，構成一個以「仁」為核心，以「孝」和「禮」為主要內容的儒家道德思想體系。

3. 而馮友蘭則認為，仁學的根本內容就是孔子所說的「吾道一以貫之」的「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就是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恕。

孔子仁學究竟是進步的還是保守的？當時會有爭論，而爭論的焦點，就是孔子所說的「仁者愛人」的「人」，包不包括被統治者？關於這個問題，有兩種相反的意見：一種認為孔子的「愛人」並不包括奴隸和勞動者，例如趙紀彬在「論語新探」中曾作出區別「人」和「民」的論斷，那就是統治者稱「人」，被統治者稱「民」。楊榮國贊成此說，認為孔子仁學是「維護日趨沒落的種族統治」。據此，孔子的仁學是「保守」的。另一種不同的意見，則認為孔子所說的「愛人」是包括被統治者，例如馮友蘭即認為「人」這個名詞在當時已經是一種泛指。所以孔子所說的「愛人」，照字面上講，不能解釋為愛奴隸主貴族，孔子還是說的愛一切人。此外，高亨亦認為：孔子主張愛民、養民、利民、富民、教民，最高理想能夠「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濟眾」。據此，孔子仁學是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思想」，「是進步的」①。

在論爭中，馮友蘭發表了「論孔子關於仁的思想」和「再論孔子關於仁的思想」等文章。他曾指出：「孔子的思想並不是一個各方面拼湊起來的折衷主義的雜件兒，而是一個完整的哲學體系。孔子的思想在中國二千年的封建社會居于統治的地位，這固然是由於統治階級的支持，也由於它本身能有很大的影響」②。他又說：「孔子雖然講『復禮』，但所謂『禮』，限原

來周禮已有不同。孔子認為，「禮」必須以「仁」為內容；這是以新的東西充實舊的東西，其結果舊的東西也變質了。其具體的表現就是，孔子認為「禮」要下及於「庶人」；「孔子所說的『愛人』就其普遍性的形式說，是超階級的愛。它只是不可能實行，並不是不可能有。事實它是有的。」<sup>③</sup>

當時大陸學人之評價孔子，不僅意見分歧，派別亦很多。據馮友蘭指出，大約有四派，即認為孔子的思想：①「完全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動的」（左派）；②「完全是進步的，甚至是革命的」（右派）；③「有新的方面，但不是主要的，維護舊制度的一面是主要的」（中間偏左派）；④「新的一面是主要的，維護舊制度的一面不是主要的」（中間偏右派）。馮友蘭自稱屬於第四派<sup>④</sup>。

## 二

近年來，毛共雖然「解放」了若干老知識份子，但在「邊使用邊改造」的政策下，毛共並沒有停止對他們進行思想改造。當前毛共「批孔運動」的本質，正如「文化大革命」一樣，是權力鬥爭，又是思想鬥爭，因此，毛共在「批孔運動」中要進行「各個文化領域內的階級鬥爭」，強化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並發動他們把自己對孔子思想的態度，進行檢討和自我批判。

馮友蘭在「北京大學學報」六十二年第四期同時發表兩篇檢討的文章，一篇為「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原在「北大哲學系全體師生大會」上提出的）；另一篇為「復古與反復古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原在「北大老年教師批林批孔大會」上提出的）。同年十二月三日和四日，毛共「光明日報」先後予以轉載。

馮友蘭在「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一文中，主要批判其提出的「抽象繼承法」，目的是用以「與馬列主義的階級分析法相對抗」，「照這個方法，看一句話只注意它的表面的、字面上的意義，不管它的實際內容，特別不管它的階級內容」。他舉了孔子所說的「德」和「禮」，來說明其對這些的理解和評價，曾有三個階段的變遷：

第一階段的思想寫在他的「中國哲學史」裏，認為「德」是指個人的道德品質，「禮」是指社會規範。「道之以德」就是提高人民的道德品質，「齊之以禮」就是規範人民不犯法。這是孔子對於「人」的尊重。

第二階段的思想寫在他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中，對孔子雖略有些批判，立場並未變。還認為孔子講的「仁」有「普遍性的形式」，在當時有進步的意義。

第三階段的思想是在「文革」中逐漸形成的，明白了「德」和「禮」都具有具體的內容，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德」和「禮」。

馮友蘭的這次「自我批判」，似乎並不深入，文中只引了列寧和費爾巴哈的話，卻沒有引錄毛語。他雖然表示要認真學習「毛澤東思想」，改造世界觀，修改「中國哲學史新編」已出版的部份，完成尚未寫出的部份；但他最後却說：「我年近八十，在過去搞了半個世紀的中國哲學史，現在還能看見這個偉大的革命，這是很大的幸福。」顯然這不是真心話，而是一種感嘆！

在「復古與反復古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文中，馮友蘭又作了「自我批判」，批判的內容主要是：

1. 「我過去也是尊孔的」，「對於孔子之道，大加發揮」；認為「孔子本人，在當時說，還是進步的，還是起進步作用的。」——這是肯定孔子和孔子思想。

2. 「我以前認為，孔子講古代典籍，常常有所發揮，這不是『述而不作』而是『以述為作』。」——這是否定毛共所說的「孔子宣揚復古主義」。

3. 「我在解放初期，曾經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哲學家的任務』。在這篇文章中說：改造世界是革命家的任務，現在革命勝利了，解釋世界的任務就落在哲學家的身上了」；「當時我的思想是，無產階級也不能老是革命，革命成功以後，總還要維持現狀，穩定秩序。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的哲學，革命成功後它就過時了，還得用像我在解放前所講的儒家哲學。——這是尊儒，也是反共。

最後他雖然提出：「我們作歷史工作的人，對於任何時期的復古主義、保守主義都要批判，對於任何時期的反復古、反保守的思想，那怕是很不徹底，都要表揚」、「對於古代的文化要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但是接着却說：「我由於世界觀未改造好，不能弄清楚什麼是精華，什麼是糟粕」。馮友蘭乃是有名的哲學家，「搞了半個世紀的中國哲學史」，對於古代文化竟然「不能弄清楚什麼是精華，什麼是糟粕」，真是奇談。這顯然不是謙虛之詞，而是對毛共的諷刺，間接指責毛共對於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隨意批

評，顛倒是非，並無客觀的標準。

毛共「光明日報」於六十三年二月一日又發表了一篇馮友蘭自我批判的文章，題為「從個人的體會談談批林批孔同團結、教育、改造知識份子的關係」，其要點如下：

(一)「這次運動，對於知識份子，特別是舊知識份子，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孔子的反動思想的餘毒，對於他們的影響特別大。」——這說明毛共又要藉「批孔運動」來迫害老知識份子。

(二)「去年秋天，羣衆性的批林、批孔運動展開了。開始的時候，我的心情很緊張。我想：糟了，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一向是尊孔的。現在要批林、批孔，還要批尊孔，我又成了革命的對象了。」當時我想：同是一個批林、批孔、批尊孔，在開始的時候，我覺得對於我好像是一種災難。」——遭受這種災難者，當不止馮友蘭一人。

(三)「去年十二月三日『光明日報』轉載了我那兩篇文章，並且加了『編者按』。『編者按』雖然短，但是「語重心長」，有「鼓勵」，也有「鞭策」。——在這段中，馮友蘭對那兩篇文章，又作了批判，承認「內容是平常得很」，這就是說批判得不够深入。

(四)「總而言之，我過去的哲學史工作，主要的是抱着那個被顛倒的歷史不放手。現在這個被顛倒的歷史翻過來了。」——在表面上，這是表明他已「轉變立場，改造世界觀」，在實際上，這未嘗不是諷刺毛共篡改歷史、顛倒歷史。

(五)「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人說，我們這些舊知識份子讀毛××的書，往往是一看就懂，一放就忘，一用就錯。我也深有同感。」——這就是說，毛酋的書內容膚淺、主張怪異、立論乖謬，毫無價值。

(六)「我常常想，我是生得太早了，但這有什麼辦法呢？雖然生得太早，幸而死得還晚，現在我還可以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革命小將一起戰鬥。」——這顯然是抱怨自己「生不逢時」。這是馮友蘭的感嘆，也是大陸上大多數老知識份子的心聲。

(七)「『光明日報』編者按』第三段的最後一句話說：要『努力跟上社會主義革命的步伐』。我看到這句話的時候，覺得心中一驚。社會主義革命的步伐是很快的，不努力就跟不上。何況我們這些年老的人，思想遲鈍，行

動遲緩，那就非特別努力不可。」——這是哀歎，似乎也是以年老爲由，作消極抵抗。

從上述內容要點看來，馮友蘭的這次「自我批判」，恐怕仍難過「關」。

### 三

馮友蘭不僅作了「自我批判」，而且已經再度受到攻擊。例如趙紀彬在「關於孔子誅少正卯問題」中即指馮友蘭的論點，問題頗多，所用「釋古」方法，缺乏實事求是精神。他引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有關「孔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一節的話說：

「孔子是教育家。他講學目的，在於養成『人』，養成爲國家服務之人，並不在於養成某一家的學者。所以……抱定『有教無類』之宗旨，……不問身家，凡繳學費者即收，……在孔子以前，在較可靠的書內，吾人未聞有人曾經大規模的，號召許多學生而教育之；更未聞有人有『有教無類』之說。在孔子同時，據說有少正卯，『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強御足以反是獨立。』（孔子家語）據說少正卯也曾大招學生，『孔子門人三盈三虛，惟顏淵不去。』（「心隱」篇，劉勰「新論」）……不過孔子誅少正卯事，昔人已謂不可靠；少正卯之果有無其人，亦不可知。……故大規模招學生而教育之者，孔子是第一人。」⑤

接着，他便進行批判，其攻擊要點約爲：

1. 關於少正卯，馮說以「釋古」自任，用清人考據方法以發揮引伸朱熹開創的「偽造說」，其爲針對「五四」時期從「實有說」方面批判孔子而發，至爲顯然。

2. 馮友蘭在發揮引伸朱說中，所說有超階級的抽象的「人」；教育家可以超階級；「有教無類」爲超階級的「教育宗旨」云云，則「問題頗多」。

3. 依上述論據而斷言孔子誅少正卯爲「不可靠」，實乃「偽造說」與「實在論」融爲一體的「新花樣」，而此「新花樣」，則爲抗日戰爭時期的「新理學」胚胎。陳寅恪說馮著「中國哲學史」「取西洋哲學觀念，以闡明紫陽之學，宜其成系統而多新解」云云，「當亦指此」。

4. 馮友蘭爲要證明孔子誅少正卯事不見於「較可靠的書內」，故意不提「荀子」和「論衡」，而別引「家語」和「新論」（將著者劉勰誤爲劉勰），借以衛

護朱熹所創的「偽造說」。此種「釋古」方法，「未免缺乏實事求是精神」。

#### 四

毛共「光明日報」發表馮友蘭第一次「自我批判」文章時，在編者按語中指出：「從馮友蘭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進步，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批林整風運動中取得的，也是在積極參加批孔鬥爭中取得的」；並且號召「廣大知識份子，包括過去受孔子思想毒害較深的人，積極投入當前的批孔鬥爭，在鬥爭中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進行自我教育，在鬥爭中提高路線覺悟，改造世界觀，努力跟上社會主義革命的步伐」。由此可見毛共將藉「批孔運動」發動廣大知識份子，特別是老教授和老學人，進行「自我批判」，以加強「思想改造」。

以當前大陸老教師而言，因為是在「邊改造邊使用」的原則下復職的，所以隨時要受到毛共幹部的約束和批判；而不少學校的工農學生和「紅衛兵」學生，又認為老教師所管、所說、和所做的，都是錯誤的，因而普遍不遵守紀律，師道尊嚴已被摧毀無遺。在這種情況下，老教師的處境，真是左右為難，動輒得咎。例如偽武漢大學的毛共黨委會即曾對全校七十多名副教授以上的老教師的工作和生活作了詳細的調查，並總結若干典型事例，進行再改造和再批判。據指出：中文專業有名副教授，過去受「封、資、修的毒害」較深，寫了一些「錯誤文章」，開始有人不同意使用他，後來該校毛共黨委吸收他參加「革命大批判」，改造世界觀；數學系有名教授參加教材編寫工作，暴露出「數學神祕論」、「數學萬能論」等錯誤觀點。針對這個問題，毛共乃「幫助他認識到自己在學術上的某些專長，是革命所需要的，但是資產階級學術觀點必須徹底批判」。

老教師不僅要接受批判，還要進行自我批判。例如偽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林庚曾公開作自我批判。他說：「我是個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份子，在自己的靈魂深處有一個獨立王國，有一套自己的邏輯。自己頭腦中的獨立王國所以不容易打破，部份原因就在于觀察問題總是在自己那套邏輯裏兜圈子，把那套邏輯當作真理，當作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其實，用階級觀點來分析，各個階級有各自的邏輯，也就是有各自的立場、世界觀、思想體系」；接着，他又說：「不破不立」，「不打破頭腦中資產階級的獨立王國，不改變自己

的那套邏輯體系，是很難在革命道路上邁出步子的。我在世界觀的改造上還剛剛開始。我決心遵照毛××指引的方向，努力改造世界觀，為黨的教育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sup>⑧</sup>這些話，看來也是言不由衷。如果真的要改變自己的那套「當作真理」、「當作安身立命之所」的邏輯體系，事實上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此，批判固難受，自我批判更痛苦，而改變自己的思想體系，則是一個「苦難的歷程」，不是高級知識份子所能忍受的。馮友蘭對於孔子思想的理解和評價，曾有三個階段的變遷，因而其在「自我批判」中，感嘆不已。如今在「批孔運動」中，他們勢將再度受到批判，並被迫進行「自我批判」，遭到另一次厄運，處境益為惡劣，精神更加痛苦。

不過，毛共利用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方式，未必能達到其「洗腦」的目的，例如在偽吉林大學中，「許多教師雖然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鍛煉，也還是『紅燈籠大蘿蔔』，皮是紅的，瓤是白的」。這就是說：外在表現雖是「進步」的（皮紅），內在思想却是「反動」的（瓤白）。而且，據說該校教師非常消極，「在一段時間裏出現了少數教師忙的歡，多數教師跟着轉，老年教師一邊看的現象。」<sup>⑨</sup>基於此，在當前大陸的「批孔」鬥爭中，大部份知識份子，特別是老教授和老學人，勢將仍如尹達在「必須把史學革命進行到底」一文所說，「表面上收起了那套反馬克思主義的貨色，而思想深處，却依然故我」。<sup>⑩</sup>從「自我批判」看來，馮友蘭似乎就是如此。

總之，毛共對於「批孔運動」勢將大力推展，企圖以「毛澤東思想」取代「孔子思想」。但是，孔子思想早已滲入民族性之中，根深蒂固。因此，毛共已經供認，孔子好像「不倒翁」一樣始終打而不倒，時至今日，其思想仍殘留在人們的頭腦中；並且強調：在思想戰線的鬥爭，包括尊孔和反孔的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曲折的。

#### 註釋

- 註①見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毛共「光明日報」。
- 註②毛共「哲學研究」五十年第五期。
- 註③毛共「新建設」五十一年第五期。
- 註④毛共「中國哲學史」五十一年第七期。
- 註⑤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偽「中華書局」五十年重印本）上冊，第六九至七二頁。
- 註⑥見六十二年十月二十六、二十八日香港毛共「大公報」。
- 註⑦見六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毛共「光明日報」。
- 註⑧見六十二年七月二十日毛共「光明日報」。
- 註⑨見六十年十二月九日毛共「人民日報」。
- 註⑩毛共「紅旗」雜誌五十五年第三期。